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十季

生命是一场温柔的借贷

田蜜

这个念头毫无来由地冒出来,又死死缠住不放。早上起来,看见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透进来,在书桌上形成一排排平行的光带,灰尘在光线中缓缓上浮下沉,像一群金黄色的小生物。我把手伸出去,让那束光落在我的掌心上,温热的感觉从手掌传上来,好像是真的有东西在我手里。这光、这热都不是我的,是太阳借给我的。它大方地给予,我安然地接受,两者之间有一种默许的协定: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,它就要收回去,连同我掌心这份暖意一起沉入西山。不过我知道明天它还会再回来,这份借贷其实每天都在上演着温柔的仪式。

夜里看书到很晚,放下书的时候,满屋子只剩下台灯的光和我匀静的呼吸。月亮也来凑热闹,清冷的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,在地板上铺成一条窄窄的银带。忽然想起杜甫的句子: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这月光,不知道被多少古人借去,装点过他们的楼阁,抚慰过他们的孤独。现在轮到我来借了,它照亮我的书页,也照亮我纷乱的思绪,却不求回报。这份借贷,是穿越千年的,安静又慷慨。

由这光与月,便想到人。记忆里最鲜活的,是母亲在灯下缝补的样子。那件我穿旧了的衬衣,手肘处磨得发薄,终于裂开一个小洞,母亲就这样低着头,凑在煤油灯晕黄的光圈里。一根极细的针,穿过与原布颜色相近的线,来回往复地穿梭。她的手指灵巧地翻动着,那破洞便渐渐被一片致密的、整齐的针脚覆盖了,像一

当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升起,一种交织着葱香和豆香的气味扑鼻而来。这就是普普通通的小葱拌豆腐,平平常常中,吃出了别样的滋味。

老话说得好:“民以食为天,食以味为先,味以豆腐为绝。”这块白白嫩嫩的美食,传承了两千年,变着花样进入了千家万户。

豆腐的好处在于随和,一点也不娇气,可以随心制作,煎着吃、煮着吃、凉拌着吃,样样都行。也可以随意搭配,鲫鱼豆腐汤、肉末烧豆腐、皮蛋调豆腐,都是很好的美味。

方方正正的豆腐,白白净净,看着就叫人喜欢。它是祖辈做菜智慧的结晶,悄悄淌过岁月的长河,在中国人的饭碗里扎下了根。宋朝有位王老者有诗道:“朝朝只与磨为亲,推转我边无大法。碾出一团真白玉,将归回向未来人。”说得真是在理。老话讲,慢工出细活。做豆腐要有耐心,细细磨豆,慢慢煮浆,小心点卤,稳稳压型,道道工序,环环相扣,缺一不可。

小小的豆腐,美美的滋味,人见人爱,连俗话里都常常见到它的身影。“丝线穿豆腐——别提了”,说它比姑娘还嫩气,得小心伺候;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”,劝人做事莫慌张,要沉得住气,耐心才有真味;“小葱拌豆腐——一清二白”,道的是做人的本分,清清白白,坦坦荡荡。这些俗语,字字句句,都是老辈人传下来的人生哲理。

豆腐吃法多样,要说最得人心的,还是拌上青青的小葱。小葱拌豆腐做起来省事,却也精致:嫩豆腐切成大小一致的小块,盛在白瓷盘里。青葱切成碎末,均匀地撒在上面。再撒点盐花,滴几滴酱油,放上香菜,淋些香油。然后把烧热的油往上一浇,“咻啦”一声,青烟腾起又散开,香味就全勾出来了。吃一块,清清爽爽;咽一口,余味悠长。越吃越爱吃,吃出了寻常日子的好滋味。这菜不费事,不摆谱,自在朴素,叫人吃出了真心:生活的

片小小的、新织就的皮肤。那时我只觉得理所当然,甚至嫌那补丁不够美观。现在才明白,我那时借来的,不只是一个补丁,还有灯下的时光,还有那份绵长而坚韧的耐心,还有那份无声无息、却足以将一切破损细细弥合的爱。

我们这一生,就在这样的借贷中长大。从自然里借来阳光、雨露、四季的风景,从亲人那里借来乳汁、饭菜、温暖的怀抱与不眠的守候。这些都不是凭空得来的,它们像一笔没有利息的债,沉沉地压在我们的生命里,温柔地催促着我们成长。

怎么还呢?好像也说不清这笔账。阳光的债,大概是要用眼眶里映出来的灿烂来还;春风的债,大概是要用心底长出来的柔软来还;母亲的债,我又该怎么还?看着她现在的白发,看着她不再灵活的手,我知道,我永远也还不完。也许偿还的方式就是把她当年借给我的光和热,变成我自己生命里的些许坚韧、些许善良;是当我同样累得不行的时候,还能对别人多一些温柔;是把她的“补丁”所代表的那种坚强和爱,继续缝补到自己 and 更多人生命的布匹上。这种偿还不是等价的,是一种传递,一种延续。

生命其实很温柔,是场借来还去的盛宴。我们空着手出生,却借了一个世界活,所有长大的样子,所有回忆里的光,都是我们能还给这个世界足额的利息。没有算计的账本,只有光和爱一直在流淌,从远古到今天,从这里到那里,像呼吸一样温柔地循环。

真味,不在于山珍海味,就在这些家常菜里。无论是热闹的酒席,还是清静的小吃摊,豆腐总能变着花样讨人喜欢,老少皆宜,让人百吃不厌。

豆腐这种食物传了千百年,性子安静、朴实、柔软,养得白净透亮,细腻滑溜。它像一块羊脂玉卧在青瓷盘里,给烟火人间添了一抹素净。就是被按在案板上切块,它也不声不响,心甘情愿地由着人摆弄,默默地奉献自己。这种不挣不抢的性子,反成了最动人的地方。人们嚼着豆腐时,能尝到一种说不出的温和。

小葱拌豆腐,顾名思义,小葱占有一席之地,功劳不少,不可小觑。小葱水嫩嫩、绿莹莹,香气丝丝缕缕。单吃豆腐显得寡淡,小葱一加入,味道就丰富了。小葱的香渗到豆腐里,增强了豆腐的鲜美,还保留着自己的香味,两全其美。尝一尝,豆香里裹着葱香,简直是味蕾上的黄金搭档,妙不可言。

说实话,小葱拌豆腐是我儿时的最爱。小时候,家里生活拮据,吃的都是自家菜地里种的,小葱拌豆腐算是美味了。母亲知道我爱吃,偶尔会做一回,给我解解馋。记得有个傍晚,我在外头疯玩了一天,浑身汗涔涔地跑回家。一进门,我就看见桌上摆放着一碟小葱拌豆腐,白嫩中点缀着翠绿,不禁口水直流。我顾不上洗手,夹起一块豆腐就往嘴里送,滑溜溜,凉津津,从喉咙一直舒服到心里。那凉爽嫩滑的滋味,怎么也忘不了。

如今,生活富裕了,经常吃大鱼大肉,反倒小葱拌豆腐这一碟小菜受到人们的青睐。现代人忙忙碌碌,生活节奏加快,我们不妨忙里偷闲,给自己做一碗小葱拌豆腐,一清二白,简简单单,越品越有味,吃下去是日子的顺溜劲儿,让平常的日子增添一抹别样的精彩。

小葱拌豆腐这道菜,养人也养心。多少年了,它总是干干净净、滑滑嫩嫩,深受大众的喜欢。它让我们在人间烟火里,品到了心里的一份清朗与自在。



给思绪一片留白

王治刚

古往今来,文人墨客都有凭栏望远的习惯。或许,是因他们心事太盛,总需要一处具象的“凭靠”,才能让情绪缓缓流淌。不过,同倚一道栏杆,他们的心境却判若云泥,有人借它诉尽愁肠,有人却凭它抒发壮志。

在我读过的诗词里,凭栏抒发愁绪的作品居多。秦观写下“凭栏久,疏烟淡日,寂寞下芜城”时,栏杆旁必是浸满了宦游的苦意。烟是疏的,日是淡的,连整座城都裹着寂寞,他就那样久久地靠着,仿佛自己也成了一根栏杆,与暮色一同沉进无边的孤寂里。柳永更直白,“草色烟光残照里,无言谁会凭栏意”,满腔才情与抱负混着羁旅闲愁,然而在夕阳里却寻不到一个能懂他的人,唯有这栏杆是他的知音。到了李清照笔下,承载了更沉重的思念:“吹箫人去玉楼空,肠断与谁同倚”。从前是与丈夫赵明诚共倚栏杆,看尽风光。如今只余他一人,每一次抚摸栏杆,那丝丝冰凉都化作物是人非的刺痛。

当然,栏杆承载的不仅是愁绪,也有穿云裂石的壮志。岳飞笔下“怒发冲冠,凭栏处,潇潇雨歇”,读来便如金石掷地,轰然有声。此时的栏杆,正是他眺望中原,激扬报国热血的“阵地”。潇潇雨歇,仿佛天地为他奏响的战鼓。此时的凭栏,凭的是家国天下,是男儿肝胆,一股英雄气直贯长虹。

时光的车轮碾过千年,王谢堂燕已飞入寻常巷陌,两宋笙歌亦散入历史烟云,但“凭栏”这颗诗意的种子,却在后人心中生了根、发了芽。看吧,高楼的阳台、公园的长廊、山亭的转角,凡是能让人倚靠望远的地方,总能看见那些凭栏的身影,总能感受到来自他们身上散发的诗意。站在那里,让远方的风景映入眼帘,让独特的思绪慢慢沉淀。

我最爱雨后凭栏,雨洗过的空气澄澈得能看见远山的纹路,清冽的草木气息顺着风扑进怀里。那一刻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也都可以不想。栏杆上的水珠沁着凉意,从掌心传到心扉,忽然就懂了苏轼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”的感慨。蓦然发现,我们凭靠的哪里是栏?不过是给思绪留出的一小片空白。我们从这片刻的凭栏中打捞的,不是古人的愁怨,而是对生活真味的细细品味。

栏杆千古,人事代谢。变的是凭栏人的心境,不变的是那颗凭栏远眺时,渴望舒展和自由的心。只要这颗心还在,这凭栏便永远不会成为绝响。



小葱拌豆腐

徐成龙

